

東京巴黎物語

Zoe 佐依子

走在東京車站前的丸之內，總是有種一隻腳踏在巴黎的錯覺，尤其是在三菱一號美術館。

今年邁入第六周年的三菱一號美術館，以本身館藏最多的法國畫家雷東(Odion Redon, 1840-1916)作品來策展，雷東也算是最早使用東方元素來創作的畫家，最著名就是那幅有佛陀的畫作。

星期日的丸之內有著絡繹不絕的人潮，美術館裡也是，大家安靜的排隊仔細觀賞每一幅畫，重要的是觀賞的人也穿著與建築畫作配色的衣服，這對藝術是一種尊敬，就像去教堂或是音樂會時會穿著端莊，即使天氣很熱，因為要保護畫作，室內溫度都會調低，所以這種「人」看畫，畫也感受「人」的概念是要被在意的。

總使人工智慧、機器人已經可以取代一些工作，真的「人」還是有它的核心價值存在。每次有人問我：「法文在那裡學？」的時候，我腦子都在想，他們應該問我：「法文是跟『誰』學的？」因為學習是一種幾乎像「通靈」的溝通，跟愛情一樣，沒有一定的規則，而是根據你個人的特質去決定甚麼樣的教學是適合你的，也常有人會問我：「我的小孩最近不

喜歡練琴，是怎麼一回事？」我第一個想法都是：「要不要換一位老師？」因為每位老師都有他的特質，也許他能教出一位音樂天才兒童，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只是要遇到能「捨得」的老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這就是人，如此的堅強與難搞。

我的第一位法語老師是不折不扣的法國夫人，有著百分之三百的耐性，從來不會取笑學習緩慢的學生，因為我們是從音樂的角度去學法語，她剛來時以為只要教美國學生，沒想到音樂院裡開始來了亞洲的學生，她不但沒有放棄，反而對亞洲學生更有興趣。

她開放自由的時間看誰想要多來練習，只要在她研究室開放時間都可以來，她也創立了一種法語的發音方式，讓再有困難發音的人也能趕得上進度。

在這種競爭激烈的音樂院，這都不是「困難」，每個人都拚了命學習，因為一出校門一切都要靠自己。這位法國老師也會在我們預演或表演時出現在台下寫筆記，看我們有甚麼音沒有發清楚，這樣打好基礎，出了學校我們就知道順著這個方向，目的地都會達到。

也因為老師在發音上為我們下的功夫，讓我想要真正學法文，我也跟老師表達是否要

到法國去學法文呢？她說：「妳跟我學就好了，不用去到巴黎。」她說的一點都沒錯，當然，要學習法國的文化是另外一回事，但光是語言這部分她已經達到無懈可擊的境界。她教我們的時候也八十幾歲，接近退休，不然我真想每年都寫生日卡與聖誕卡給她感謝，因為她後來就悄悄回法國了。

因為有這樣的法語老師，讓我只要一看到法語腦海裡就會浮現發音的音標。

走在三菱一號裡，每一幅畫都有著故事般的背景，我心裡開始想起這位法國夫人的聲音，她耐心地一個字清清楚楚地唸給我聽，想想離開音樂院都已經三十年了，這樣根深蒂固的教育始終沒有離開我，我在她班上也不過一年的時間(音樂院每一種語言課程修業只有一年)。

陶醉在雷東夢幻的畫風，好像也會激起食慾。三菱一號有一個古風的餐廳咖啡，經常大排長龍，尤其是展覽期間。這一次，主廚竟然神奇的將一幅雷東的畫作化作一盤料理，這是這家餐廳的厲害之處。

不是只有這次雷東展，每一次的定期展主廚都會有這樣的創意料理，我們當然要共襄盛舉。看到這盤叫做「花束」(Bouquet)的主食上桌時，跟牆上那幅雷東畫作的宣傳海報一

模一樣，有點捨不得吃呢！而這樣的一個午餐竟然比畫展的票價還便宜。

我在思考有這樣的策展與餐飲配合，是要有甚麼樣團隊才能有如此的發想？尤其三菱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品牌，要網羅文化專門的人才雖然不難，只是要不同世代的人達成共識想必要具備相當的修養才能有今天這樣的結果。

於是我想到了日本一年四季都在舉辦的祭典，其實跟歐洲在復活節與聖誕節時會在教堂裡舉辦音樂會一樣，每年聚集了當地老老少少的人，他們從小到大都期待這天的來臨，從兒童合唱團唱到也許當指揮也說不定，一樣的曲目、同樣的城鎮，年輕時受到年長人的指引，而當自己也累積一定經驗時，自然會扮演不同角色。這就是傳承的重要，也是文化的精神。

我想到法文老師的教學熱情，那份情感，也不時在我心裡燃起，從未熄滅過，他說的沒錯，「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Voilà!!!

(本文作者為美國 Juilliard School 學士與碩士學位、目前為師大法語中心音樂美學講師、北藝大推廣部音樂美學講師、台北歌德學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導聆講師、新竹 IC 之音 FM97.5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者)